



四書匯叅

論語

七

正

2673
24-7



仁仁
2673
24-7

大正十年六月廿五日
同本已七
贈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

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

可及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按此亦止竊比尊之

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太戴禮蓋信古而傳

述者也精義謝氏曰彭之為人不可考要之必其則古昔稱先王以名世者按集註於老彭下先着信古而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七述而一 敦復堂

傳述句見得老彭處商之未其信古傳述定有可觀故夫子既尊之又親之必有心相契合者不得因謙詞率爾輕看至時解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二句貼在老彭身上謂聖人本分在竊比二字中認作倒裝文法則又泥着註語客喧主位矣朱子云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爾解此則實主歷然

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語類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

則某竊取之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按此論不宜夾入本章○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古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恁地畢竟欠了箇篤好底意思○或問小註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此雖是聖人自謙語須曉得聖人一生實實是述原未嘗作又須識聖人所以信好處矜詡不得浮淺不得蓋天地間極大道理皆備於六經包涵萬象不留餘蘊夫子從而贊脩之原非有作意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着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不如某之好學又謂好古敏以求之蓋人之所以不能好古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按朱子以信好兩面互看陳氏却歸重信上看來起頭須是信方能好後面却須是好乃愈信○文集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後及自不須說乃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詞氣極其遜讓

而出於誠實如此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憍傲誕之習乃為有力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

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

知也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畧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或問申之曰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此則聖人之謙辭也慶源輔氏曰作者畧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程子曰堯舜知去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紹聞編申之曰此夫子之力也又曰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轉合處輯語人多輕看述字便似聖人虛為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子其道同也又曰不作是實見得道理如是集解功倍於作是註中看孔子語入孔子口氣不得將述

中艱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則不作倍作之意自隱然流露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語類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

後記得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

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说時不在

也前說近是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吳氏程曰前說近是此

朱子徵象山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

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語類此雖非聖人極至然

豈易能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

些小間斷時便是厭誨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為不切於已
 便是倦此三者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問何有於我
 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
 歉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
 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
 辭答之○文集問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不當因退而就夫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以自處此時為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
 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歸之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
 時為謙之意是辭有能以就無能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
 之所主各自不同曰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誨不
 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之
 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已有未到處是以其言
 每下而益見其高也○四書通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
 而不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誨
 人不倦按此與朱子作三節看異然於義亦通又語類云
 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
 誨不倦便是施於人按此條是以三節蟬聯而下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學必講而

後明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

四者日新之要也四書通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

要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語類問此章曰須實見

如何喚做修如何喚做不修如無欲害人之心這便是德
 然害人之心有時而萌者是不能修者也德者道理得於
 吾心之謂脩者言好修治之謂道既得於吾心便已是
 我有底物事了須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始得又曰須先理
 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後就這裏講學○問德之
 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
 敦復堂

用更說四句。徒義改過畧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徒義與改不善一似合掌。然須着與他分別。蓋義是事之宜處。我做這件事未甚合宜。見人做得恰好。便着徒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善處。至不善便是有過。惡須速重新改換。始得。又曰。聞義不能徙。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着工夫。又曰。聞義不能徙。較密於不善。不能改不善。不能改較重。於聞義不能徙。述朱徒字中有。一步進步。意。在如今日自家所為是義。明日聞他人所為更勝。便當徙以從之。後日聞他人所為更精。又當徙以從之。總是虛心謙受。不到十分盡頭。不止至於改過。不要說到十分不好。方改。聖人只自覺得有分毫。不合處。自不能苟安。○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看。便是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又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着修。於已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徒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

也。又曰。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徒義改過。即脩德之目也。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意正相類。○是吾憂也。這雖是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不為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鄒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聖人。非必有不脩。然後為憂。蓋惟日以不修為憂。則自有日求其脩。而不吝已者。愚按。必如此方說得日新。意出。又按語類云。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此最說得吾字有意味。則憂字愈吃緊。是字也。字都落紙有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

也。精義。楊氏又曰。燕居不為容色。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而形諸外者。自爾也。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

儀容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而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天天此之謂中節范氏曰申申舒遲也天天和樂也語類申申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天天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天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條辨聖人之身渾然天理故凡有事時則天理各隨事以發見惟燕居無事則聖人此身天理未發於事然其充滿流行自然展布於全體故申申自然呈露於顏色故天天按此見集註下無事二字然有義味義府云燕居隨地有之非事上接下見賓承祭之時便是不必泥定家居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

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語類問申申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日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按此亦對學者說若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精義伊川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

故自謂不復夢見周公。○語類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係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寢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微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入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周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纍垂○戴少望謂顏淵淵子路死聖人

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道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文集夫子夢見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集解所思如此則所夢亦如此於不夢見其衰於久不復夢見其衰之甚○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條辨心是存主處志慮是心之少自一般無奈血氣衰則志慮亦短氣不足以輔志故也○蒙引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氣也孔子是就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蓋夜之所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六

課本

敦復堂

夢畫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旦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按此條與本指無涉，而或問以其論夢亦有可取，故節錄。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語類問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道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箇圖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為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為之地，非是欲將此心係在一物之上也。○這處先要就志於道上理會，這須知是

箇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接入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一出入或東或西，以未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着工夫須看得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有下工夫處。○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己身上做工夫，方見事是實用。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將來安排，放身上看，看道是甚麼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

據於德據音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語類志於道如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璞子了。又曰：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

恁地知得便住了。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已，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如事親能孝，便是我這孝事。若能忠，便是我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德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然亦須長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脫。○存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集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是也。德者已之所自得，若為父子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是也。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存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集解註：中日新之功，要看不是專守一德，日日有得，日日據守，積累得多，如何不會日日新？日新緊從終始，惟一上來能日日新，才能會歸到仁處。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

四書通集註於次節

訓德字承上文道字來。此處訓仁曰：心德之全。亦承上德字以見道德仁雖有異名，實則一理。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類語

正淳謂子壽先令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已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所實得於已，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有却須據於德後，而又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為發見。○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是我之得於已者，故可據。○依仁，則是平日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裏。又是據於德底。○骨子。○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底。依仁是本體須臾不可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又曰：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

德總攝貫穿都活了。○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走。據德是志道功夫成。向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精義張子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或問申之。

日言其皆日用之品節。當游於此。則心存乎此。去之則不專。係念於此也。○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謂也。○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按：適情即所以養性也。藝則禮樂

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

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或問：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

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

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各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

所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矣。○語類

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

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

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

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

夫處。○潛室陳氏曰：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成德

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

別。○存疑：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

儀文。度數之間。未必即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

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集解：自小學教之六藝。藝本

論語集註

卷七

九

課本

敦復堂

微為藝工夫精微也。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元只是
 一理。但游字境趣必到依仁後方說得。故終及之。○此
 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
 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
 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
 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
 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
 之域矣。或問志據依游入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
 德仁藝入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
 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
 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疏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
 可據。據德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夫游
 藝之周乎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

序。先後疏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
 毫髮之隙漏矣。○語類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
 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
 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
 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吳天曰。明及爾出玉。吳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
 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
 於藝則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
 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其
 末。固不可狗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
 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
 游也。此說得自好。○紹聞編此章。只是箇做聖人之心。
 工夫。益進。但初來生而後漸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是
 一物。爾愚按。到得內外交相養。則但有涵泳從容之樂。更
 無精粗本末之分。故程子曰。學者當如是。涵泳於其中。朱子以為統言一章之旨。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

者。邢疏：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脰脯也。檀弓曰：古之

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犬

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

為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

包之也。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人之有

脩，蓋古禮也。按此或沿於聖人之語而為名。

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

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

教之也。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

嘗不欲啓其為善之途，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

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

嘗不教之也。按集註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正跌宕重

苟知來學，則無不教，故說箇自行束脩以上，所以深望人

之來學，較平時教人

不倦語，婆心益切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

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精義

曰：憤者，不得於心，悱者，不得於言。慶源輔氏曰：心求通

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己，憤有鬱懣之意。口欲

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欲

語類：悱不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二三分，只是說不出。啓，

楊氏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故如是○語類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問以三隅反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皆有四隅按明道曰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深遠矣可見并此不能反者直無所庸吾復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精義明道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得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憤悱是自去理會底舉一隅其餘三隅亦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事○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西書通天未嘗一息不以生為事然生之必有其機培之必因其材聖人教人亦猶是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語類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

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語類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
 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則是誠不到○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意態悱則見於辭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幾其聽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按此照程子一串說與集註及語類開說不同然於義亦可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按此較語類時雨之喻為渾故置彼錄此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精義伊川曰食甘美則飢飽有喪者在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為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為之悲哀者。按此條凡三節本義自在第一節後只帶言。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按集註兩不能字用意最深。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語類聖人之

冬不遽寒燥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愚按聖人無哀樂以天下之哀樂為哀樂而哀尤甚於此見萬物一體癢疴疾痛無不相闕陳氏以歌哭相為互照極中情節但以樂為可以已可以二字尚鬆

集註自不能歌便見得聖人自是不能不已。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

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語類此

聖人天理又曰聖人情性便是理。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

扶音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

幾於聖人故亦能之。精義伊川曰用舍無所預於已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

於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則樂不以命知其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又曰：「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語類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舍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曰：「這有是夫言我，有這箇道理，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腳」。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嘗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會計較命如何。命是有箇必得底意，及不得則委之於命，聖人只是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如孟子所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却是為中材發。聖人自是不論到這裏，然此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有此意。問用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子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述朱此是聖人本領，其應用處皆是天理流行，隨處發見，用舍行藏特其一耳。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不曰到此地位，太節也同了。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按精義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或問申之曰：「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可見孔顏自有不同處，然在本章無此意。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眾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

則未必便藏。或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
 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
 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
 事業。眾人沒大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
 藏器具。塞都滿。運轉他不得。○紹聞編用舍行藏。玩集
 註及語類。一當就行藏字上看。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
 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二當就則字上
 看。這兩箇則字。和靖云。如齋則行。潦則止。孟子得此意以
 論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精神亦在四則字。三當合兩句互看。用之行矣。至舍
 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時止時行。無必無固。愚按
 四書通所見畧同。而此較暢。○夫子與顏子道同德合。故
 出處必同。惟我與爾中分明有此意。用之則行。借行也。舍
 之則藏。借藏也。或者乃云。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以其
 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輯語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
 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若子路病處。則行藏皆有
 非能行而
 不能藏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或問小註前軍後軍中軍

也。○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太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

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或問與不為許與之與

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與之俱爾。按子路之問。原承上惟我與爾與字來。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馮皮水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或問小註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便

無悔。若已死。聖人又何待說。不與。愚按夫子當日憑空撰

出此一種人。若為子路行行如寫生者。乃所以深警之。吾

不與正答他誰與下二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句即緊承與字轉出

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語類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又曰臨事而懼是閒時已自思量都是都曉得了到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如安而後能慮慮字相似○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故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南軒張氏曰敬戒周密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大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朱子曰此本為行三軍而發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蒙引臨事懼好謀成便是能用其勇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必如此乃可與行三軍愚按此三條正互相發○輯語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字

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事後闕一不可而懼為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 ○謝氏曰聖人

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

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

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

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

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紹聞編謝氏謂子路

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蓋子路為人功名富貴自是動他不得但才自負其勇便見不能無固必以此處行藏之間必有不能審時從道者社衛而死孔悝之難厥有由也三軍之問比率爾之對氣象更粗夫子之所慎者戰所不語者力所先者身心所後者事功謂為國必以禮讓而軍旅之事且自謂未之學也子路乃自負其勇視行

三軍若易然者據此其於夫子用行舍藏本領處全未有見故夫子不與而比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深警成者無已而三軍之行則吾之所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懼無忽心無惰氣持重敬慎非怯懦而恐懼也觀湯武誓師聖人臨事而懼處可見謀時便是為可成之道則謀為重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則斷亦不可少愚按勉齋云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怨於素則自無僥倖速成之弊與果斷意可互參○語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裏面道理已自完具無欠無剩某嘗謂聖人言語如荷葉上水珠子顆顆圓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

必徒取辱哉

語類讀富而可求章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見富本

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文集上三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蓋明知富不可求乃開闔其辭以曉人耳○精言如字雖是轉詞却是真實棒喝不是游移無定語○精義張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執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或問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此章之意亦為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夫豈不言命乎韓魏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蘇氏曰聖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

明其決不可求爾。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

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為高其閑，固其局，鑰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輯語：聖人言語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

求之道也。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

其義始備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響與不響，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

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精義：謝氏曰：以誠敬維持之，謂慎。齊所以交鬼神，誠則有不誠則無戰與疾。如臨深履薄，如何不慎。○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楊氏曰：孔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四書通：齊是幽明交接之際，戰是國家存亡之際，疾是吾身存亡之際，慎也者，於其際而謹其幾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時不操之事，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語類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吳氏程曰張達善點本在齊句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

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

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

及此語類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

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

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月至九十月方知肉味

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能聞先王之樂

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

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聖人誠一之至

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

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

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問夫子聞韶何故三月

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

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

憤所思之大自不覺其忘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

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伊川以三月不

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

曰是愚按不知肉味只是記者形容語見聖心誠一之至

原坐煞泥看不得○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

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

論語集註本義注卷七

述而

三

敦復堂

重在不圖上是從學之來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感之至深學之者以器數為學器數之外直無可學也觀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為一故盡心以學之念念在此而自不能忘此不圖之神情都在這箇裏許描寫出來○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與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并當與太舜無不備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啻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測○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黝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為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

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也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輯註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語夫子是學習既久深歎之詞○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

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四書通夫子之心本自深契乎舜之心舜之韶舜之心所寄也故其聞之自不覺其有心相感者誠之至感之深六字最有意蓋非特見夫子聞韶樂而誠之至亦自於樂見舜之誠之至非特見夫子有感於韶之深亦見韶之所以感動夫子者深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

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事載左傳時孔子

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

問之諾應辭也語類子以兵拒父是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

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條辨

註為猶助也不是直解作助字要看猶字衛君即是夫子

如何便助他只是以他為是便靠他這一邊立說是猶之

乎助也○曰衛君則衛一國之人皆以之為君矣這便是

為衛君了冉有必有所不安於心故欲以夫子為斷乎字自是疑辭

八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

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

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

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事見史記怨猶悔也君

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

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輯語入

子貢自質疑端出曰之斷直斷夫子之意所

問非所斷所斷非所問正子貢善問善斷處

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

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

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

可同年而語明矣。語類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衛事不惟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

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以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在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是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約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着本心則便是不仁矣按此衛輒稱兵拒父乃正所謂失其本心

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也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

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文集陳安卿問伯夷何以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兄弟為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父子為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益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又問某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為先君之嗣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太倫太義又不至相悖然後於得國為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焉得以前守宗廟而有國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無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

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何可以聞於天子而撫國。此皆在己。有礙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為。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為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為叔齊者。是成父之非。而干王法也。豈得為愛國之正乎。曰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語類問安字。莫便是求仁得仁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太段緊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得仁。否。曰然。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隍抗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西書通仁人心也。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天理於心。安乎。○義府要曉得子貢發問精神。全在怨乎二字上。意以二子之行誠高。然至於餓死。荷其心尚有幾微之怨。悔則猶以得國為重。衛君之事尚可原。而夫子或援嫡孫當

立之義以為之矣。若其心更無幾微之怨。悔則視棄子乘如敵寇耳。衛君得千乘之國。而失父子之心。其罪蓋不可道也。夫子何為但以嫡孫之故為之哉。此直從方寸隱微處劈中剖斷。非子貢不能。○集解或曰使夷齊去後。中子亦不肯立。如孤竹宗社何。不知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若夷去管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同顧。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愚按朱子文集亦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夫而不可一日安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有一箇逃而去之方。是直截此論。如利斧之斬亂絲。與夷齊對照。為本章要旨。他如立邱諸說。自悉正名章。故此處不載。○邱毛伯曰。智如子貢而不能釋為衛君之疑。則君之一字誤之也。向來說衛以父子爭夷。齊以兄弟遜其事。可反觀不知夷齊之所急。原不在兄弟而在父子。夷欲尊父之遺命。而齊亦欲善成其父之治命。惟全父之志。大故寧可無君。决不可無父。必如是而可定衛君之罪。可明夫子不為衛君之心。按此論雖異常說。○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然自警。快。

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語類諫伐而餒固非此章本意然亦

是夷齊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胡氏曰程子兼諫伐而言所以驗其不悔之實。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

樂亦無不在焉。

精義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于其實無一事

○語類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于其實無一事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也不怕遇寒也不怕若氣虛則必為所動矣。○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或問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

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

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

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

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

其樂亦無以加耳。○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

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

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

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輯語須

從原憲之介巢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是此樂。○觀出正面

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觀出聖人更上

一層方得真實了義。○樂字注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

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

氣象。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

中也。語類這章但看那箇字是先只樂字是先他是先理

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

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上蔡云義而得富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這是上蔡說得過當。南軒張氏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疏飲水而樂之在其中者亦莫不然然則其於外物也何有故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如浮雲耳苟義所當得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不存也。改其樂也。語類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其樂也。者又有問豈非一日不改一日亦在文意固自不同。然程子曰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那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這頭說出去。述朱不分高下各就地頭立說自有分寸。東陽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不同。按語類中分別不同處已見回也章。不義之富貴視之輕

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語類問聖人何為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渣滓故我之心淘來

淘去也要如聖人之心。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天理明徹私欲淨去後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

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

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

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

誤無疑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敘復堂

則彬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
 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
 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語類聖人學易與天地
 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
 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漫然
 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學易也只
 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字是一理易却說得
 濶已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
 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
 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自伏羲將陰陽兩箇
 畫卦示人使入於此占考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
 二畫為耦遂為八卦又錯綜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
 爻文主又為之象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
 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巳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
 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大也亨通也其為事必大通
 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

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
 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
 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
 以定滿為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
 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
 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
 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
 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為戒如云飲酒愛
 微醺不成使醕酌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他經先
 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
 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
 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入做甚事皆撞
 着他述朱就事上說一事只是此事不包即為龍為馬似
 只是立象以盡意空中說說遂無所不包即為龍為馬似
 只着一物說然亦只是空中說說遂無所不包即為龍為馬似
 庶人之賤無不可占所占之事自天樣木事針樣細事無
 不可通○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
 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曰易如

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詞然道理真實無窮盡
 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或問小註一部易象都
 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
 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紹聞編吉凶消長
 以天道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聖人作易不過即天道以
 決人事蓋易不過一陰一陽之往來上下朱子謂卦畫既
 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
 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
 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
 見矣君子知此理則知進退存亡之道○精言易之理中
 與正而已矣正是大體得當中是事之恰好故中重於正
 然當其時則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為所以處此不中不正
 者得其理也不當其時則中者中正者不正為所以處
 此中正者失其理也一部易象中正者少不中正者多聖
 人備列以示人使人知不中便得所以為中知不中正便得
 所以為正總是一箇時字道理耳愚按惟孔子為聖之時
 此孔子之身所以全體皆易○四書通朱子謂夫子言此
 以教人使人知夫子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

足之意又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
 易以從道之謂也○問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
 尚為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而繫之辭教人
 作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
 寫出這道理按夫子贊易作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
 卦等傳以為十翼當在韋編三絕之後說假年學易時或
 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胸中
 是臨事審幾工夫○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
 變而玩其占精言觀象玩辭是平時窮理工夫觀變玩占
 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
 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如坤之初六須知
 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
 見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不亨利貞蓋
 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
 活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

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深意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精義范氏曰雅正也惟正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可以為常故雅亦常也

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

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精義楊氏曰孔子自謂如

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語類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

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且其禮非夫子方為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不是當時自有此名。○慶源輔氏曰詩書惟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入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誦讀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誦讀。○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自講之有時。○或問小註未加皆雅言也。一句乃丁寧學者之意。欲其求實得於身心。以無負雅言之教也。否則失記者復說一句之旨矣。○輯語不是聖人立此課程。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雅字情景義指。乃得。○看首喝一句。未及復繳。一句記者指數。神情倡歎不盡。所字皆字也。字猶有遺音。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語類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

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

之語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嘗及易夫子常及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按玄妙之說正與

雅素之言相對照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邢疏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

稱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

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

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條辨非所問而問想亦只驚異聖人在高遠處看夫子在篤實好學上說便可見子路

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以聖人本自難說子路於聖人豈無所見然或得粗而遺精語本而忘末名言實是難事非推諉而不言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

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精義

伊川曰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人也惟自謂其好學耳。○語類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做將去又曰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有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

○問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眾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更無此子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眾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乎中。○文集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或問小註其為人也管下三句當一氣說下。重在末句方見好學篤處忘食是形容憤之極忘憂是形容樂之至忘老是形容憤樂之循環不已。○小心齋劄記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便做成孔子。

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

致思焉。語類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

謂一捧一條痕一摺一掌血直是恁地。○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泛說若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如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者又曰如今不必說是為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與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全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曉但是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你趕他不上按或問云盛德之至橫口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此語最道得聖人語言境地出延平答問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道之切恐非所

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極暑到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集解聖人惟有至誠無息之全體所以能憤樂到至處若就逐事上看則一憤便忘食一樂便忘憂即是他全體至極處玩註則見其二字便是就當下憤樂而見之然此皆朱子言外體會在本文只是言好學之篤耳。○未得已得亦是大概分箇憤樂境趣與人看不必認煞有甚大段未得在聖心只見得義理無窮自是尋繹不盡不是樂時便是憤時憤便得便樂不是忘食便是忘憂終日恁地終歲恁地終身也只恁地看結尾云爾字說得極尋常極平易息心體味正極精深此所以為聖人自道語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

謂汲汲也語類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地地步濶自是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

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聞一知十不足

以盡之○蒙引此必當時人見夫子無所不知而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曰我非生而自知此理者我乃好古

而汲汲以求之故能知其理者○紹聞編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惟生知而未嘗不學所以為聖人然其學豈若常人

之學其至誠懇惻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其好古直是心契古人於千載之上其敏求直是有自不能已自不違

暇處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聖人自言與教人只是一樣聖人說處便是吾人學他做處道理古人發明都已現

成在這裏了只患不好古好古者又患不能敏以求之使學者果能實用敏以求之工夫則聖人亦豈不可至此章

夫子蓋因問人謂其生而知之不可及故告之以此輯語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

委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

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精義伊川曰生知只是他生自

知理義者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老聃訪官名於郊子何害為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

舊物又不可望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語類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

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或問小註聖人雖是生知然

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

會去○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紹聞編論所學必先自入倫日

用身心根本處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則人倫切近之間聖人亦嘗有自見不足處

而學之不厭者而尹氏以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為言蓋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無非義理亦無非切於人倫日用之實

但聖人明物察倫其有待於學處自是少只是此等處必學以驗其實便全體洞然無所不通在學者當着力處自

是多而其間亦自有緩急先後之序程朱實未嘗教人專於禮樂名物上求聖學後來有辯尹說為非者妄○精言

論聖人身分於義理合下原是生知敏求則多能之事但在夫子口中只是槩言義理不得云所學是外面零細事

然尹氏必析言義理可以生而知禮樂名物不可以生而知者正見得好古敏求之功不可少夫子是真箇着如此

非憑空設說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

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

語人也。精義范氏曰君子非正不言其所言者常道也明庶物察人倫而已是四者不可以訓也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未有不入於邪說者也按心術不
得其正與集註論神微背然馳情杳渺亦心術之累故於義可該或問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篡弒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此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語類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入事中之言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

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蒙引答述曰語聖人於此四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按此於范氏云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聖人蓋隱以不語示戒焉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條辨所以不語之故只在非理之正與非窮理之至未○易明上謝氏又從對面尋出四項正反相形但本文却只說不語者在此未說所語者在彼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一人者皆我師也精義揚氏曰學者何常師之有苟可以長善而救失

敦復堂

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是乃得師也。語類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畧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於前者無非足以發乎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始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我師也按言外參入此兩條意善不善越看得活必有字越說得員滿主張在我緊要在擇收功在從在改必如是。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乃為能自得師。

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精義伊川曰天生德於予便是命聖人極斷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為譖愬利害不過廢與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不微服以過宋何也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間服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述而 三 敦復堂

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語類才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又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又曰此與匡人皆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說出自恁地直截。問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冥氏曰其如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已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與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辭。輯語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聖人亦只在德上信得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精義游氏曰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者甚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故以為有隱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已以實其言也愚按末句特揭是丘也分明是夫子現身說法直以一丘字與二三子和盤托出使其各自領取方見得無行不與的實分明時解每將丘字與上文我字吾字只作一例看而轉從是字着眼如云有隱非丘無行不與是丘徒增絮聒未見指歸游氏質諸已以實其言理最真語最辣。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入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俯仰視聽嚙笑警教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范陽張氏曰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

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
 屢書特書者正謂此耳。語類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想是
 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
 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
 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處須去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
 日用飲食居處之間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或問鄉黨所
 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日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之類
 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得
 意思是如何。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廣濶
 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
 按首句一呼先與二三子揭破疑團次句急轉為之解釋
 未乃切實證明全在丘字上着力與字對隱字看作止語
 默攝在無行不與中言其無往不與也行字不必泥。○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
 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

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

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

躡易而進也。精義伊川又曰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

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

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

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語類道有大小精

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聖人教人就其近

者小者教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

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

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紹開編體道無

隱謂無形之道

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所謂與道為體非身體力行之體

也慶源輔氏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語類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力行之方也。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之時，不教之。存忠信也。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實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

所以文為先。○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皆文也。○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條辨申之曰：到得盡忠信時，益好博文而所行皆實矣。非學文，修行之不著也。○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存忠信後，用學文，修行之不著也。○紹聞編或疑信以事言，就已已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紹聞編或疑信以事言，則已已中行中，列於四教，則又在行外。吾曰：信見於事，非全在事也。故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集解：忠信合俱在心上說，俱主於誠，而自分體用，忠者誠之源也。幾已動而事未形，其心之盡與不盡，惟吾自知之。所以發已自盡為忠信者，誠之立也。意已發而理有定，其心之實與不實，則人共見之。所以循物無違為信。二而一，故程子合言一而二，故列為四教。○輯語：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在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四者於衆人看則有時，侯次第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侯次第之不一。

敦復堂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語類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

是他理會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象引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者也按聖人君子張敬夫以學言要是既有質而又充之以學便是聖人也是從實心造到至極聖人實是聖人君子實是君子都將地位坐實自隱隱與有恒相關得見不得見之思愈沉摯有力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語類問善人是資質太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

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到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文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蒙引善人者不踐迹而自不為惡者也有恒者性下有常重厚朴實人也有恒字要淺說方見在善人之下○愚按善人有恒均是質之可進於君子者就其中亦有上次之別故又從得見君子下作此更端之辭辭屢降而思愈切矣○條辨兩云斯可矣必有所以斯可之故若將斯可劃住了更思他做甚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精義揚氏曰有恒心敦復堂

然後可與為善苟無恒心故辟邪侈無不為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為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曾氏曰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二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或問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條辨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恐朱子本意亦不是鑿指貧富貴賤但此二字原貧富貴賤之稱今借來說凡作為用度約嗇而為後泰皆是故下又總承之曰作為如是之形云云看來虛對實言約雖實而少盈是滿於中泰便溢於外愚按集註凡若此者原是海槩說三項即槩指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泰不必另樣○語類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新安陳氏

曰以學言者兼乎質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以質言則未學者也

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

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語類問未有

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木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義府第人品之等聖人誠最高立人道之本則有恒是做脚○愚按末節言三者之難乎有恒而有恒之義即從茲可想集註是發聖人言外之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論語集註本義匯編卷七述而

四

敦復堂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翼註：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撿取。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愚按：釣與弋，夫子之所嘗為，綱與射，宿夫子之所不為，自是旁人見得如是在聖人並無所容心。方見得聖心自是滿腔生意，若必沾沾較量於盡取，撿取之如何不可為於理。雖是去聖人胸次遠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那家，則王政行焉。

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餽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惹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精義：伊川曰：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張子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取也。故曰：我無是也。語類問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謝氏曰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楊氏曰多聞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能識之雖未足以為知之至然與夫不知而作者蓋亦有間矣○語類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聞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已不是聞詳見畧亦不是聞淺見深不須如此分聞見字又曰聞見亦是互相發明○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按此中有參考意在○問擇善而從之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着記他終始首尾得失又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仁山金氏曰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善周者又如夏時殷略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

也按此特舉以見例○文集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語類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此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愚按聖人平日教人與其所以自居者總離不得下學二字聞見擇識皆下學事然就這上面自有上達境地在故云亦可次於知雖是謙辭然自是胸中實見得如此不但為無知妄作人說法也又按聖人固不肯居妄作然亦始終未嘗自居於知其曰聞見擇識正為已未有知故藉此備作事方法庶免任臆冥行之過非謂即此便能實知其理但亦可次於知之者語意最為分明舊來添設生知為上學知為次殊非本指又有謂夫子欲人求知於聞見之上不知謝氏心有所覺及朱子知以心言乃即指此心之已實知其理者多聞多見正是向這路上去非抹却見聞而空談覺悟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精義伊川曰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

敦復堂

皆習使之然也感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按童子見是童子來見之。感在夫子許之得見而夫子之許却正因童子來見。感只是追其已往。逆其將來而不自知其為已甚之行也。正與下節對針。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入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

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太抵亦不為

已甚之意

精義謝氏曰童子委贊而退蓋本無與先生長者抗禮之意此門人所以感也然先生與之進

則進不與之進則退庸何傷蓋人苟有潔已之心以進亦可與也豈保其異日弗解哉或問往謂往日之事以錯簡推之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為非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蓋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而非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纂疏人前日不善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後日又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矣故夫子云然○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按潔字不必深看只求進便是潔以字可玩與潔與進只因當下可與而與之破○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門人感在不保不與上○按當日門人所感只在一童子夫子却將入字拓開見得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全無計較意度不獨一童子也

其待物之洪只此數語不覺和盤托出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或問小註此章為放而不求反以為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語類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註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彼處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按此可見與彼處不同只緣未說到工夫處要人當下認取也○才欲便是仁在這裏按欲仁之心即非欲外更有仁○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按此論求放心與欲仁仁至合

作一例看仁人心也此心字專主道心而言故心之德即在裏許○孔門許多弟子聖人不會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尚或違仁於三月之後而夫子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文集問斯仁至矣有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所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曰仁者心之德才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按斯字甚緊欲與仁初無二心至與欲非有兩候夫子言此特為遠仁者說法耳若呆向欲字至字索解○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便是騎驢覓驢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敦復堂

夫却自隱隱有工夫在。○小心齋劄記或問當下之說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拈出欲字方才說仁至是就功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才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孔子之說現在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員滿總只是要人去做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之

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伊川精義

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如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條辨以陳司敗而問魯昭公且獨問於素稱知禮之孔子雖胸中持有吳孟子一事然却敗昭公意少難孔子意多只看下

吾聞君子不黨二句可見愚按對詞只知禮二字固是隨口語極囿固然司敗一發口便已知其不可與卒談早辨抽身急退矣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

曰黨輯語黨字只指議論扶同徇私而言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

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胡氏曰

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語類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主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霸主以齊景公猶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自是昭公自知其非而諱姬為子至系之於吳則以其至自吳有不容誣耳通節語勢結聚在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而發難大指却以君子亦黨使巫馬期無從為夫子置辭殊不思臣前議君弟前議師俱自陷於不知禮之甚而不自知其非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

以為過而不辭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

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

○吳氏曰魯蓋

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

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

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

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

萬世之法矣四書通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無婚姻之禮

何以為萬世法哉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指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君臣

父子之義，茂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

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

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借之。○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

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蒙引說同。述朱謂饒說非是。子與人歌，是統詞。而善專主善。丁邊說：蓋與人歌不必盡

善，而幸遇夫善者，聖人取善與善之心，便於此動了，不敢苟且忽畧，揜入之善，故必使反而後和。兩層作一句讀，而

善下必使上，要補出俟其曲終，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方

入到使反後和，不是先與人同歌。見其善而自停其歌，使之自歌也。與人同歌，方為和，亦不是既反之後，各自為歌而可云和也。細玩或問語類當自得之。愚按條辨亦云爾。

但集註以欲得其詳，釋必使復歌句。此見聖人氣象從容。則饒說為較合，或問語類亦未鑿然。

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揜入善，又如此。或問聖人天縱多能，其於

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己之能

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

又不揜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為之。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語

類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

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下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愚

按此條與或問俱說得聖人氣象，與其意思出，但正釋必使反之二句，本文畢竟集註穩當，困勉錄亦云：語類說得

不分曉，想是其未定之論。雙峯說甚明，又云：此和之不是泛然倡和，乃是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此欲得其詳

論語集註本義匯考卷七述而 敦復堂

之所以必使反之上也又云謙遜審密從反之上看出不掩人善從而後上看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合二句俱有愚謂玩本文著意當尤在必使反之上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

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

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眾善之集乎○輯語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已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得此意即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語類猶令人云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

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

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或問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

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曲折淵永非聖人能若是哉○語類言文則吾與一般人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其未能一焉之意同○四書通此文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言之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是文曰仁曰義成體之於身見之於事是躬行之君子○紹聞編未之有得是聖人極其望道未見之心自見得事之未副者多也得字重看聖人之所謂得者聖人之實際惟聖人自知之聖人之所謂未者聖人之心誠有未能自滿處亦惟聖人自見之○輯語躬行君子四字固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愚按君子字即作道字看語氣渾圓更不必添出之道

敦復堂

二字但內中必以道字作骨方與下有得字相應若作躬行之君子是以人言得字說不去矣則字極斬截與上莫字亦隱隱相激射。○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

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或問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有虛實難易緩急之殊故不以入聖而後不敢當也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

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

道之備也語類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只可謂之仁○勿軒熊氏曰聖則仁

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為之謂為仁聖之

按此處夫子只連舉無分別差等意

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語類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

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然不厭

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語類夫子固

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為之

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

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

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迺去子固自謙公西華

亦極善體認末二句不可輕易畧過○紹聞編此理原自

帝降衷雖極微妙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

理學者學此而已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亦只是理會此處聖人眼前見處便見到徹底自是住

不得何有於厭其以此誨人乃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

有我之得私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蓋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做不

敦復堂

去處直是痛癢關切他身誨你引掖你何有於倦聖人言此時本是不敢當成德之名而自處於勉強從事之列公西華却見得即此便是仁聖之事正是弟子學不得處蓋為之可能為之而不厭不可能也誨人可能誨人而不倦不可能也○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則有時而厭倦矣

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蒙引仁聖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矣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

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按正唯字與上云爾機鋒緊湊不隔毫芒最宜體認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

詞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周官六辭六曰誅是也禱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

也文集引此古語只以是明有禱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

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

故曰丘之禱久矣文集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

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問辯錄夫子之意以為禱也者持悔罪之心以祈福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而某平生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天地有負神明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為禱乎故曰某之禱久矣。輯語某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身旦明不失

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

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

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又曰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

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問。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又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辭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語類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眾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為之。然吾心既不以為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况於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神物。必以為祭之無益。其向為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常至誠為之。但才見張太師心下。便不信了。○四書通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致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耳。

前卷集註本義 卷七 幸 課本 教復堂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語類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

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

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

在按才奢便是不孫其流又必至於過度僭上則字中兼

此二意○問奢非止謂犯上僭亂之事只是有誇張侈大

之意便是否曰是○輯語儉字尚從禮中出儉非即固也

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

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

翼註此與林放章不同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

孫寧固重在不在○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按此章孫上防其害也

在名分上當時之弊全在不孫夫子作春秋亦只維持各

分而已天下有名分然後有儀文不孫則犯上作亂靡所

不為求其鄙僂無文而不可得故救時之弊莫急

於此體味晁氏不得已三字自混合林放章不得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

於物故多憂戚爾軒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

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

舒泰云爾○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所由生理

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為物

所役則求各役於各求利役於利行險微幸患得患失所

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

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輯語坦蕩蕩三字直下言

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

寬相對是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論

語述坦蕩蕩者在君子長戚戚者在小人何也君子弘於

心廣體胖

語類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按意誠又推本一層非正義○象引坦蕩蕩長戚戚

皆兼內外言愚按此摹寫兩人心境而氣象自殊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慶

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

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

質而言○四書通須看集註兩全體字前章全體至極是就聖人所存上看此章全體渾然是就聖人所稟上看未

子之太極非朱子孰能形容之○文集問陰陽之德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正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

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故其中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

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語類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

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

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

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是按謝氏云柳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見其猶未免乎偏也○本章雖是說聖人

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問橫渠

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問橫渠

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恭又學箇安○或問小註下截四字俱從上截三字

字中看出然却重厲不猛安上方見其中和不可拆開看○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

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義府：溫與厲，威與不猛，恭與安，不是兩樣相濟。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屬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也。○輯語：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門人熟察而詳記。溫威恭員相而字是併合語，非轉換語。抑非

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見其溫不見其厲，餘皆然。

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精義：尹氏曰：聖人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溫而厲，威

而不猛。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能形容至此。○精言：此渾淪包舉將聖人一生全像描畫在此，固是就大體上看。若如鄉黨一篇零碎碎寫出各項小影，然聖人渾成恭亦是各因時而發，譬如天地之氣，寒暑晝夜刻刻遞嬗，究竟只是太和元氣流行四時，鄉黨篇是寒暑晝夜之遞嬗，此章則太和元氣之流行也。論語卷七終

